

士林之歌

□ 魏向东

初秋的塞北,天高气爽。大同士林静静地横卧在苍穹之下,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图腾。2020年9月,耄耋老人张枚同在夫人程琪和大同文联友人的陪伴下踏入了这块神秘之地。

张枚同走得很慢,却看得很深。

千姿百态的土柱、层层叠叠的沟壑,在斜阳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芒。这不是繁华都市的雕栏玉砌,而是风雨与时间联袂刻写的土地史诗。张枚同驻足良久,那双写过1600多首歌词的手轻轻抚过,目光掠过万千沧桑……就在这一刻,一个念头如种子般落进了他的心里,于是《醉在士林》的创作犹如注定的事情。

这首歌是组歌《雁门关外28曲》之一,从初稿到定稿,用了近一年时间。八十高龄的张枚同依旧字字斟酌,夫人程琪从旁协助,有时为一个词的韵味反复商量,有时为一段旋律的情绪推敲至深夜。

然而歌未成,人已倦衰。

2024年初,张枚同病重。1月18日上午,大同音乐界的友人,也是这首歌的曲作者李恒林与崔凤岐匆匆赶来探望。病床上的张枚同,已极度虚弱,高烧不退,说话都很困难。但他仍努力睁开双眼,一字一顿地问:“《士林》……改得怎样?让王咏录吧……让曹永明唱……”这是他最后的牵挂。

2024年1月20日,张枚同永远告别了这片深情眷恋的土地。《醉在士林》是他很用心创作的一首歌,也是他生命最后的绝唱。2024年岁末,夫人程琪用“云中两棵树”公众号发布了《醉在士林》,歌曲很快传遍了全网,回荡在大同土林的山谷间……这时的士林仿佛有了韵,有了神,有了魂。

一路走来,张枚同从不孤独。

与歌为伴,与艺术共生,这是张枚同的人生。从创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到《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岁月回响

中,他那些笔端流淌出的旋律,曾飞越大江南北,甚至远渡重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艺术的追求与挚爱、对土地的深情以及对生命的执著。

亿万年来,士林在风霜雨雪中屹立。蓝天大地之上,歌声伴随着士林,永远在天空中回荡,回荡!

附:《醉在士林》歌词

你说你正在寻觅一段沧桑的记忆/
这一条黄土深壑,就有通往那远古的谜底/
你说你已听到了地心无声的呼喊/
那耸立的大片士林,惊到你的心跳和呼吸。

你说你找到了如梦如幻的神奇/
这亿万鬼斧神工,雕刻出彩色的诡异/
你说你读到了天地魔幻的故事/
夕阳投影的屏幕,正展示世间光怪陆离。

啊,士林,大同士林/
一壶塞北陈酿的烈酒,醉了天下南东北西/
啊,士林,大同士林/
一幅远古遗落的长卷,几多壮观几多美丽。

雨水牵动的记忆

□ 李志兰

今年夏天,大同的雨水格外殷勤,自7月初便淅淅沥沥,缠绵至8月还不肯休止。阴雨连绵,竟使我们大同人真切体会了一把南方梅雨时节的光景。

这般景象,我不禁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在河北老家时的情景。

那时节,老家这个小山村每逢夏季经常大雨倾盆,洪水泛滥。我记得,每逢大雨过后,村子里的人们便纷纷奔向村子北边的那座大山上,奶奶领着我 and 村里的大人、小孩们一道,爬上高高的山顶。望着对面那条数十米宽的大沙河,浑浊的洪流奔腾而下,水面上漂浮着猪、牛、羊等家畜,还有木材、家具、锅碗瓢盆等物品,随波逐

流,不知所终。有胆大的村民们会到河边打捞一些漂流物,发个“小财”。洪水过后,饥荒便接踵而至,有的人实在没得办法甚至会奔走他乡投靠亲戚。那时候物资匮乏,当地救援能力有限,面对天灾,大多数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今年,又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我的老家河北阜平县和全国多地再次遭到洪水侵袭。然而与往昔不同的是,国家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迅速出动数百乃至数千救援人员,调动无人机、警犬等救援力量,全力以赴搜救、转移受灾群众。现代科技的运用和高效的组织行动,处处彰显着国家的强大与

又是一年秋收时

□ 刘天元

金风卷地垄畴黄,大同乡镇刈获忙/挥镰声里云初散,晒场堆里日初长/车载丰年歌满路,仓盈瑞岁酒浮香/但待千家仓廩实,寒梅雪映举觞堂。

这声音,源自天地自然,也来自塞外高远的广袤原野。初闻时是浑然的,犹如一口硕大无朋的洪钟,被无形的巨杵撞击着,发出沉雄而旷远的共鸣。这声响并不刺耳,却带着宏厚的劲道,自四面八方涌来,震得脚下的土地微微颤动。你不由得要驻足凝视,方能在这片混沌的声响中分辨出万千气象。

最是那高粱,生来一副烈性子。连天接地的红穗宛若千万只火把,几乎要将天边的云霞点燃。风过处,那沉甸甸的穗头相碰飒飒作响,不似草木摩挲,倒像得胜之师抖擞甲冑,金属般的震颤里透着傲视苍生的气魄,是这秋声交响中最激昂的铜管乐章。

玉米则显着敦厚模样。叶子早已干黄,却还紧紧地护卫着怀里的玉米棒子。发出窸窣窸窣,沙哑的声音,像老妇人围坐在一起,摩挲着金黄的绸缎,低声絮叨着积年的往事。可若你走进

它,那些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棒子,在农人手中被掰下的瞬间,发出清脆的“咔嚓”声,那是生命成熟到极致最痛快、最圆满的告别。这声音,是秋声里最扎实的低音。

俯身细听,那声响便又从泥土里蔓延出来。挖土豆的铁锹下去,“噗”的一声闷响,那圆滚滚的果实就从褐色泥土里被翻卷出来,它们滚落土窝的窸窣声,比任何喧嚣都令人心安;谷子和黍子的穗子低垂着,谦卑得想要亲吻大地,风过处泛起细碎的声浪,如同春蚕食叶,又像是夜雨润物,密密柔柔直抵心底;还有豆荚爆裂的清脆声……它们交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最富足的呼吸。

面对这般光景,我的思绪忽而飘回到了春末夏初的“安苗”时节,那时节,天地间是何等的静默呵!秧苗初立,新绿才展,田野里只见一汪汪浅浅的水光。农人们赤着脚,踩着泥水,将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小心翼翼地安插进大地的怀抱。那时没有声音,或者说,所有的声音都敛息了。风是轻柔的,怕吹折了嫩茎;人是静默的,怕惊扰了土地的

梦。那是一种庄严的、充满希冀的静默,仿佛在举行一个古老的、神圣的与天地盟约的仪式。他们将这一年的指望,连同汗水与祈祷,一齐默默地种了下去。

谁曾想当初那默然许下的盟约,竟会孕育出今日这般撼天动地的秋声!这声音,哪里是风与庄稼的合奏?分明是土地对汗水的兑现,是时光赠与坚韧的厚礼,是千万颗希望的种子在沉默的积蓄后,迸发的生命最强音!

天色向晚,那秋声却不曾歇息,反而在暮色里显得愈发醇厚了。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点点灯火,飘来阵阵欢声笑语。丰收的喜悦在炊烟里延续。这人间烟火气融进了秋声里,平添了更多的暖意融融。

我独自循着田埂徐步而归,那浩荡的秋声如影随形,漫入耳蜗,也盈润了心间。先前的喧嚣,此刻尽数化为一种深沉的安宁,如大地呼吸般令人踏实。这声音,是圆满的句点,也是崭新的启程,是丰收的礼赞,更是大地为来年埋下的伏笔。

大同处处,共庆丰年!

国之颂歌

□ 杜文丽

春之语,九曲黄河娇如龙
蝶载黄花霞晚意
雪之慢,佛光映照显安泰
韶华微枕少年志
昨夜,我披着星光读了一本
奔腾着历史河水的书
今夜,清风与我为祖国喝彩
同样是这片土地,外婆
述说着我听不懂的山河滚烫
同样是这片土地
小狗打捞着淋湿的星星
一颗,两颗,直到
无数颗赤诚的星星被发现
北国雪飘,烟雨江南
都是我所熟悉的祖国

那年十月

□ 李文芳

援朝老兵,一说话
嘴角就抽搐,所以
他用抽烟代替说话
他说过的话不多,每句话都像
枪膛里的子弹,鲜有虚发
他总是黑着有疤痕的脸
他走路总是那么快
像有行不完的路,做不完的事
事实上从生到死
他的树落了七十三次叶子
那年十月,高粱正红
他落下最后一片叶子
枝头空着,等一场大雪

矿工眼中的十月

□ 李润辅

如果,今天我还在煤壁上篆刻
刻出的一定是十月的沃田
也许,你已经从煤炭里
取出其中流火,映照的光芒
翻耕着黑暗里的收获
如果,今天我又沿着煤巷前行
鼓风机一定会转达秋风的致敬
十月的纪念册,第一次
让我感觉到历史的厚重
岁月悄逝,我的生命
化成煤粉研成的浓墨
我是千万个普通的矿工
在土地的心脏擂响十月的鼓锤
这里绵延着传送带的河床
我用汗水推动煤炭奔涌的浪头
我是千万个矿工之一
用安全帽,防尘口罩
妆点着十月的庄严
十月,在阳光下
展开红旗的猎猎风姿
十月,也在地层里
剥出我人生的哺育和饱满